

童谣里长大的童年

■傅中平

童谣就像儿时的摇篮一样,哼着哼着,儿童就变成了少年。毫不夸张地说,我当年就是在童谣声里长大的。那些童谣大多是外婆教给我的,它们琅琅上口,押韵又好记,有些内容还诙谐有趣,听起来令人捧腹。而今我虽已年届花甲,却还能完整地记起那些童谣,它们如疼爱我的外婆一样温暖了我的童年。

记得外婆曾教过我这样一个童谣:山上一捆柴/骨碌骨碌滚下来/什么柴/干柴/什么干/萝卜干/什么萝/稻箩/什么稻/黄稻/什么黄/鸡蛋黄/什么鸡/炖鸡/什么地/板凳/什么板/木板/什么木/圆木/什么圆/菜园/什么菜/那个菜/什么那/生姜辣/什么生/海参/什么海/八只腿的大螃蟹。

我们当地把“蟹”的读音都念成“海”,“螃蟹”就说成“螃蟹”。所以听到最后一句,我笑得肚子都疼。

外公外婆家居住在古老的马驿街。我们当地有一首家喻户晓的童谣就和马驿街有关:好吃佬/背稻草/背到马驿街/一屁股跌两开。那时,手中拿着零食的我和小伙伴们在马驿街青石板小径上玩耍时,总是小心翼翼,生怕跌倒。因为一旦摔倒,小朋友便会齐声唱这首童谣来笑话你。

还有一首童谣,是小孩子在做游戏时经常哼唱的:城门城门几丈高/三十六丈高/骑花马,操洋操/问你吃桔子吃香蕉。

童谣因为是口口相传,所以在传播的过程中难免会走样或出

现一些差错。上面这首童谣,我们在哼唱的时候就闹了一个笑话,一直把“城门城门几丈高”唱成“城门城门鸡蛋糕”。难怪那时候我一直纳闷,为什么叫“城门城门鸡蛋糕”呢?殊不知,“几丈高”和“鸡蛋糕”有几分谐音,谬误就是这样产生的。

小时候,家家户户经济条件普遍不太好,小孩们都有捡破烂的习惯。三五成群的小孩在野外、在垃圾堆,眼睛放出锥子一样的光,专寻那些破铜烂铁或可以卖钱的废品,谁发现了便以迅疾的速度扑上前去。有一首童谣说的便是这事:星期天的早晨阳光灿烂/捡破烂的队伍浩浩荡荡/队长手一挥/奔向垃圾堆/破鞋子、烂袜子满天飞……是不是很搞笑?

朋友的夫人告诉我,在她小时候,外婆总是在她不肯睡觉时,将她揽在臂弯里,一边摇晃一边哼唱童谣:拉嬷/嬷嬷/撑船来/接丈母/丈母不在家……

于是,她很快便进入了梦乡。

我那时晚上和弟弟同睡一张床,弟弟总缠着我给他讲故事。有一次,我灵机一动,装着认真讲故事的样子对弟弟说:“从前啊有个庙,庙里啊有个老和尚,老和尚啊带了一个小和尚,正在讲故事……”弟弟此时瞪大了双眼,正全神贯注地听着。我故意干咳两声后,继续往下讲:讲啥故事呢?从前啊有个庙,庙里啊有个老和尚……

弟弟一听几个循环都是这样,不再上当了:“哥,你骗人!不行,你重讲一个——”看着弟弟那猴急的模样,我却乐开了花。当然,我是故意拿了一首童谣在逗弟弟呢。

粉红色的儿童节

■裴金超

近日,在整理相册时,一张泛黄的老照片闯入眼帘,那是我小时候“六一”儿童节演出结束后的合影。

照片中,一群涂着红脸蛋的小男孩、小女孩紧紧簇拥在一起,摆着各式各样的姿势,笑容如同夏日阳光般灿烂耀眼。他们穿着统一的白衬衫、蓝裤子,像小小的士兵,守护着那份属于童年的纯真与梦想。然而,在这一片洁白与湛蓝之中,一个粉色的身影格外醒目,他的表情略显窘迫,与那件粉色衬衣一样抢眼——那个小男孩,正是我。

这张泛黄的相片静静地躺在相册的一隅,却在不经意间,将我带回了那个纯真无邪、色彩斑斓的童年时光。

那年的儿童节,为了能够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中登台表演,我们一群孩子利用课余时间,在老师的指导下,一遍又一遍地排练着舞蹈,力求每一个动作完美无缺,每一个眼神都充满热情。那时的快乐如此简单,排练虽累,但每当想到能在舞台上绽放光彩,心中便充满了甜蜜与动力。

“六一”前一天,老师特别叮嘱我们,明天要穿上统一的服装——白衬衫和蓝裤子,以展现最好的精神面貌。同学们纷纷兴奋地回应着,而我却在心中隐隐担忧起来。蓝裤子我家有,可白衬衫却一件也没有。那一刻,我的心情降了下来,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涌上心头。

回到家后,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。母亲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焦急,但很快就坚定下来。她安慰我说:“别着急,妈给你想办法。”说完,母亲便挨家挨户地去借白衬衫。然而那时的农村,家家户户的条件都差不多,并非每家都有白衬衫,更何况有孩子的人家也都面临着相同的难题。母亲敲开一家又一家的门,满怀希望地询问,却又一次次带着失望归来。

那一夜,我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,心里想着白衬衫的事,很久

才睡着。

天亮后,母亲变魔术般拿出一件粉色衬衫,不由分说地套在我身上。我看着那件衬衫,心里满是不情愿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:“妈,这颜色不对,同学们肯定要笑话我。”母亲小心翼翼地将领口抚平,抚摸着我的头,温柔地说道:“别怕,咱又不偷不抢,上台好好表演就行,虽然颜色不一样,但妈妈相信,我的宝贝穿上它,一定是最帅气的。”

我穿着那件粉色衬衫,哭丧着脸走向学校。途中,心里已经预演了无数次被同学嘲笑的情景。果然,刚到学校,同学们就围了上来,坏笑着指指点点:“快看咱,他穿的啥呀,粉嘟嘟的,像个女娃娃!”那一刻,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全世界的焦点,只是这焦点太过刺眼,让我无所适从。老师看到后,并没有责怪我,只是催促着我们赶紧准备接下来的演出。同学们这才从我的周围散开,但那份尴尬与不安却始终如影随形,紧紧跟随我走向舞台。

在我们踏上舞台的那一刻,台下人声鼎沸,热闹非凡。台上,我却心事重重,眼神游离,动作也比排练时迟缓半拍。在音乐声中,我机械地舞动,满心都是对这件衬衫的懊恼,终于熬到了表演结束。到了摆造型的环节,台下老师的照相机“咔嚓”一声,将我那尴尬又局促的模样永远定格。那一刻,我仿佛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。

回家后,我才得知那件粉色的衬衫的由来。原来,昨天夜里,母亲从衣柜深翻拿出一件她几乎没舍得穿的粉色衬衫,连夜将其缝制成适合我身材的衣服。看着母亲略显倦容的脸,我的心里既愧疚又难过。

岁月如梭,转眼间,我已人到中年。如今,再次看到这张照片,心中已不再有当年的苦涩与尴尬,相反,我会微微一笑,笑自己当年的稚嫩与敏感。当抚摸着那一抹粉嘟嘟时,童年时期的点滴涌上心头:老师的宽容与理解、母亲无私而深沉的爱,以及同学们那些并无恶意的调侃与玩笑,皆是成长路上的馈赠。

雪原

第1489期

糖果裹着少年心

■卫正付

从抽屉里找到一张被揉皱了的水果糖纸。鲜红的大底子上画着一只翘起尾巴的大白兔,纸面上油光闪闪,折痕处还有糖浆凝固成琥珀状的痕迹。把大白兔的图像抚平,放在手心里,大白兔的眉毛、眼睛都已经看不清楚了,只留下一个憨态可掬的大致轮廓。

这张糖纸最少也有20年历史了。那时候大白兔奶糖非常少见,并不是想吃就可以吃到的。外婆去镇上买东西的时候,回来之后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,用白色的糖纸包着,两头都被拧得紧紧的,看上去就像一颗大大的花生。我接过来之后舍不得剥开,在鼻子下面闻了闻,有浓浓的奶香味穿透蜡纸散发出来。攥在手里捂一会儿,等糖纸变软之后才小心地打开一个口子,一点一点地挤出里面的糖。

奶糖是长方形的,外面包着一层透明的糯米纸,很薄也很透,贴到舌头上面就会融化。咬开奶糖之后会看到里面是白色的,软糯黏牙。不着急吃的话可以放在嘴里慢慢品尝,等到吃了一半的时候再拿出来看看还剩多少。一颗糖可以从上学一直吃到放学。即使糖已经化掉了,嘴里还有奶香味,喝白开水也觉得甜滋滋的。

收集糖纸是当时的一种爱好。各种糖果的包装纸都不一样。水果糖用的是透明玻璃纸,五颜六色的,在上面画着橘子、苹果、葡萄等图案。高粱饴是黄蜡纸做的,很软。酥心糖外面包着锡箔纸,银光闪闪的,可以做成小人。把糖纸清洗干净之后放在课本里面压平,一张张地夹起来,和集邮一样。空闲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,用手把皱的地方抚平,按照颜色给糖纸排队。同桌问:“你为什么收集那么多废纸?”我说糖纸很漂亮,看着让人高兴。

有一次邻居家的阿妹得到了一块巧克力糖,外面用金色锡纸包裹着。吃完以后把锡箔纸摊平了,然后折了一只千纸鹤。我眼馋得不得了,拿三张大白兔糖纸和她换,她不换。后来我用了五张糖纸才换到那只千纸鹤,捧在手里金灿灿的,舍不得去碰。现在想想,就是一张锡纸,在当时却是世界上最亮的东西。

小时候货郎挑着扁担走街串巷,一头是麦芽糖,另一头是收来的牙骨皮,可以换糖吃。把收集到的牙骨皮拿去跟货郎换糖吃,货郎将两块铁板夹在一起一敲,就会掉出一块糖来,坚硬无比,咬不动,放在嘴里好久才化开。这种甜味与奶糖不同,它的味道非常浓烈、直接,甚至会让你觉得有点腻。

但是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?超市里的糖果堆成了小山,进口的、国产的,巧克力、奶糖、软糖、硬糖等等。买一包回来,从里面拿一颗含在嘴里,咬几下就咽下去了,虽然甜,但是和小时候的味道已经不一样了。糖还是原来的味道,但人已经不是当年的人了。小时候可以一直咀嚼一块糖果到下午,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耐心了。小时候收集糖纸可以集齐一本,现在就连糖纸的样子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。

糖果外面包裹的并不是糖,而是一颗愿意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来融化的糖果般的年轻的心。现在的大白兔奶糖,三分钟之内就可以吃完。但是那张皱巴巴的糖纸被我保存了二十年。所留下的并不是纸,而是纸上所记载的一段缓慢流逝的时间。

糖的甜味从未改变,改变的是我们吃糖时愿意停留的时光。那张皱巴巴的糖纸里,藏着一个回不去的、慢悠悠的少年时代。

